#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一

元 趙采 撰

䷒ 兌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

為臨天下之物密邇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

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朱子曰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

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
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愚曰臨不特是上臨下凡進相逼近皆謂之臨四
陰下臨二陽二陽自下進上臨四陰皆為臨也元
亨利貞與乾不同自屯隨以下言元亨利貞者凡
六卦皆是大亨而利于正陽雖浸長而臨不以正
亦有不利者矣至于八月有凶謂乾九二為臨歷
九三九四上九至坤六三每爻當一月凡八月而

成否君子有凶矣蓋易之八月不以三正數月如復言七日来復言陽氣自姤消去歷七爻為復而一陽方来此言八月有凶言二陽自臨浸長歷八爻至否三陰成而有凶自復而逆數于姤從姤而来故曰来自臨而順數至否故曰至于於一陽生言日日言来復喜君子也于三陽長言月月言有凶憂小人也於二陽浸長而憂小人辨之貴早也先儒論八月各異孔頴達從建丑至建申褚氏從

建寅至建酉何氏王昭素胡旦從建子至建未若從建子是自復數從建寅是自泰數豈有聖人於臨卦發詞而諸儒乃從他卦起數哉然則孔氏之說為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

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

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
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愚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此三句言臨之
卦爻有此三善也剛長是二陽浸臨四陰剛自一
而二長必以浸則進不驟矣說而順是兑上臨坤
坤下臨兑内體和說外體柔順則行不暴矣剛中
而應則單說九二六五之相臨二居中以剛而應
乎五五居中以柔而應乎二則德不偏矣大亨以

正總說二陽爲臨之道此便是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夫以六陽言之其長至二猶有四也推至八月則四爻之外又歷三陰可謂久矣而曰不久者言臨二陽浸長切道長之時進逼治安之際雖未是泰而踐開泰之機雖未丕平而接丕平之際正當陰陽消長之會泰之與否只反掌間事耳故曰消不久也君子當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

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愚曰澤上有地臨是地澤相接得逼近君子以教
思无窮是日日與民相親相接處正好教導訓廸
无窮是無日不臨无日不教便是教不倦底意周
禮地官掌教得臨之義自鄉大夫至州閭族黨皆
以教民為職為他日日與民相接臨得親切故也
容保民无疆非立城郭繕甲兵以保衛之教之即
是保之教民而知仁義禮智忠信孝悌便能保身
保家无徃而不安也教思无窮即保民无疆教有

所止則保民亦有限止无疆是无有限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隂四應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

吉者各隨其時也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愚曰臨有應者為咸咸感之无心者也初以說而感乎四四以順而應乎初剛柔感而相臨故曰咸臨然初與四處兑坤之下俱不中正故言貞吉戒其感或不以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子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

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
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
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
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
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
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
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

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愚曰此爻便不言貞吉而直言吉吉者為是九二以剛居中六五以柔居中二不過乎剛五不偏于柔相感相臨皆得其正故吉而无不利矣然象詞乃曰未順命何也言正臣感柔君必有繩愆糾繆之事非但委已聽命而已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是之謂歟要之以跡而論曰未順命以道

而觀實順之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安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

咎乎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强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愚曰六三以邪柔之德據二陽剛之上處兑之口恐不見容于君子遂甘言軟語以臨浸長之君子二陽剛非邪媚所能說故无所利也既而三自覺其不正而憂巳之得罪君子憂則必自反而改修其道故終无咎君子小人无定分只在一念之間

禍福无定理只在自求之際易闢小人實化小人

其化小人實福小人此聖人如天之心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

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

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

无咎所處當也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

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盖由位之當也

愚曰事凡盡情曰至所謂仁之至義之至是也

四以陰柔小人居君子之上本當有咎然以陰居陰純任柔順有應在前凡所以承君子者无所不用其至是質雖小人實與君子同心者與君子同心何咎之有象曰位當也言位正德亦化而正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

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賢才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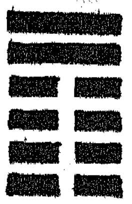
同德合豈能用也

愚曰知非知巧之知乃明知之知六五之知足以明見九二之賢不忌剛長感以相臨委而任之以此為知非中才常主之知而大君之知也以此為治非中才常主之所宜而大君之宜也大君者豈有求過于人哉行中而已矣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是之謂與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

愚曰上六居一卦之上二陽浸長本不應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内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大率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有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敦唯初與二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吉而无咎莫大于斯象曰志在内謂内卦二陽



坤下
巽上

程子曰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于下則為
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
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正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
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
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
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子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

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際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使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

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愚曰觀物曰觀平聲爲物所觀曰觀去聲此卦二陽在上爲四陰所觀所以曰觀聖人示儀之道也示人示儀之道貴誠誠貴精君子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今觀之爲觀如臨祭之時盥手而未薦腥薦熟精誠專一其粹面盎背施于四體物不能揜觀之者已有孚信之心而顒然敬順矣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是之謂與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

乎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于天下也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

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愚曰成卦之義在九五大者陽也九以陽剛之大而居五位四陰在下觀之故曰大觀在上又坤爲衆巽爲多白眼有衆觀上之象此以九五釋觀也

周易理本書發行說

巽而順此以卦體卦德言也内體順外體巽順則心无違理巽則動无拂經中正以位言也九五位居中正如大明當午則照者普辰極居中則拱者周此其所以為觀于天下也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此以四陰觀感言也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在人君身上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此因感道而舉天以並聖人也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只是使人自

然觀感而化此此四句聖人又進一層說了中庸言
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
化此猶是借形色所謂德輶如毛毛猶有倫者也
至于天與聖人之神道則无聲无臭其所以感化
雖天與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此是觀之極至處
又與文王彖辭別非夫子孰能發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

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俗設教為民觀也

愚曰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王制言巡狩之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省方象風之行觀民設教象風行於地

上觀民則自上觀下設教使下觀上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愚按此爻伊川謂居遠於陽觀見淺近如童稚然但爻辭只言童觀不言遠近止合於童字上求其義況童稚之人縱近九五所見豈能遠大如童蒙非不居五只是童蒙此蓋言六以陰柔識闇居坤之始所見不大如童稚焉然在小人則不足咎何者小人可使小知而已在君子則吝道也何者君子成德之人自當識見廣大豈可與童稚一般見識象云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

則可君子則不可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程子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君子

不能觀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能闚覘其彷彿雖能
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愚曰有所陰伺而行之謂闚闚觀伺人之顏色而
順之者也然此女子之常君子不致責焉故曰利
女貞孟子曰无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在君子而為妾婦之道則失我者也君子而失我
豈不可醜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吝以能順也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愚曰生如人之生也直之生我之所生者人道之正也三居上下之交可進可退之際當自觀我之

平生以卜自已之進退我生而道全德備歟其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孟子我生而一善未備其為吾斯未能信之漆雕開雖一進一退之未決而象以為未失道者謂處三之能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子曰觀莫明于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

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

自守者盖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賔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賔于王朝也

愚曰易凡言國邑皆是有坤卦六三德位未當惟觀我以進退六四德位既當可以觀國而用賔矣九五大觀在上德輝赫奕四近而觀之覽德輝而下利用受賔禮于王朝古者諸侯朝王王以賔禮

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賔之詩燕羣臣曰嘉賔周官曰以賔禮賔之此之謂也象曰尚賔尚尊也義則君臣情則賔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未能免于咎也我生出

于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

愚曰九以陽剛居五位以儀表示人必自檢正其身焉故必反觀我生盡君子之道斯可免咎矣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夫觀我於我恕而不自覺觀我于民公而无所遁知民之仁鄙則我之得失彰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子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

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于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于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愚曰我者内辭也其者外辭也上居觀道之成故
又觀民之生以驗已之教化人皆君子也而後无
咎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後為太平之世我可以
免咎矣象曰志未平平漸也觀之君子不以一身
為君子自足而欲天下皆君子而後愜志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元 趙采 撰

䷔ 震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

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

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葢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程子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

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

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子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

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寛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愚曰此推爻卦象以論用獄之道又歸諸五以賛用獄之人何謂推爻卦象以論用獄之道以爻言噬嗑自否而變下卦本坤也乾分一爻以變坤之初為震上卦本乾也坤分一爻以變乾之中為離

乾坤等判雜而有分故曰剛柔分以卦言震在下而動離在上而明震動離明並行不悖故曰動而明以象言震雷也離電也雷動電明剛柔相文合一而成章故曰雷電合而章何謂歸諸五以贊用獄之人此成卦在九四四互坎坎為律為棘獄象也六五以柔得中而行九四之上下據九四之坎用獄也然以柔居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者則以治獄无若威明柔中之為利也葢獄事以威明為

用以恕為主雷電合而章威明也柔得中而上行
恕也明而不恕不如不明若専用威則申韓之慘
刻矣彖所以言利用獄在柔得中之後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
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
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
也

愚曰重卦皆兩象或有先言上象者山下出泉蒙之類是也或有先言下象者地上有水比之類是也惟雲雷屯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風雷益雷風恒不以先後上下言葢風雲雷電此四者有氣无質有聲无形來莫知其始去莫知其終聖人未嘗強別之也伊川疑此文互文公以為倒兩字皆未允夫雷威電明一時並至天所以去萬物之梗體其明以明罰體其威以敕法先王所以去萬民之梗

文公云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同而少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法了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日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卦威在上明在下是用罰之時明見下情曲折方得故云折獄致刑此是從上卦說下來若從下卦說上去則噬嗑是動而明是動而刑人須要明故言明罰勑法豐是明以動是明見事情了方動故言折獄致刑二義參互而其義始備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无咎繫辭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

以為無陰陽之位陰陽係于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朱子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

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愚曰卦中言滅趾滅鼻滅耳宜同一義而伊川於
滅趾滅耳言傷滅之滅于滅鼻言滅沒之滅文公
本義滅鼻云傷滅之滅見得噬膚安得傷鼻是沒
其鼻為正三字均滅沒之滅也校木械也屨校械其
足也古者五刑皆肉刑肉刑有斬左趾右趾施之
得其當故小懲大誡懲一勸百人知畏而不敢犯
趾者一動之初也聖人用刑于其一動之初而遏

絶之使雖有惡不能行此猶為小人之福待其惡積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掩則勢不得不棄之耳故曰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若以傷字訓滅字則恐未的又與滅鼻義異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子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

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强義不相妨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于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其宜乃所謂中也

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

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愚按伊川釋滅鼻謂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其義當矣然又云六二用刑中正罪惡易服故取噬膚為象罪惡易服則不至滅鼻蓋六二柔而中正治獄平易有如噬膚而初九剛强必須深嚴乃為得中故滅鼻滅鼻劓刑也劓而耻之乃云无咎者用刑之道視其罪而輕重之雖至于滅鼻而吾无心焉故无咎无咎者中也蓋剛失于嚴非中也柔失

之寛亦非中也二者皆非用刑之利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閒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亦小噬而嗑

之非有咎也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靭之物也

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

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愚按腊肉文公謂全體骨肉之堅靭難合者噬之

亦以其為間而當治者但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

而人不服反遇其毒故小吝然彼本當治故无咎

看來遇毒只是逢其毒不是被其毒故小吝若已

被其毒則非止小吝又安得无咎六三九四六五皆位不當然三獨遇毒四五或得金矢或得黄金何也曰得所以治之之道則不為所傷不得所以治之之道則為所傷理必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

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
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
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
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凡言未光其道
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葢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朱子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用周禮獄訟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

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
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此爻乾體爲金離體爲矢故有此象伊川云
金取剛矢取直九四得剛直之道愚謂金矢乃獄
訟者所入之物不在九四身上朱文公引周禮鈞
金束矢當矣金取其剛而不可變矢取其直而不
可返皆聖人禁民獄訟之深意得者得其情也方
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

辜矣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矣然其
利艱貞而後吉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象又曰未光豈欲刑期无刑而後光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于四之噬胏
者五居尊位乗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在卦
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
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

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無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所以能無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愚曰此爻坤為黃乾為金故有此象乾肉文公謂難於膚而易於腊與胏黃是中色黃金又金之中者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刑人而无不服得黃金與得金矢各別九四是司寇聽獄訟必要鈞金束矢之兩全治其詳者也六五是人君聽司寇所上之獄訟只要得中更不用乎矢故惟言黃金治其要者也大臣盡剛直之義以聽訟人君極剛中之明以宥刑用獄之道盡于此矣然亦貞厲而後

無咎以見用刑之誠重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
此聖人深意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夫不爭則无訟令物至於噬而後合德已衰
矣噬之當也猶愧乎無訟矧噬之有不當者乎故
六五曰貞厲而僅得其當以无咎亦猶九四之未
光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程子曰上過乎尊位無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

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愚曰校在頸曰何屨校不懲至于此極沒耳而凶自取之也滅耳刵刑也象以滅耳為聰不明蓋耳目聰明則知義理而不犯刑法今何校至于滅耳

為聰不明聞善言而不用也噬嗑六爻初上為受
刑之人四爻皆以噬言用刑者也然噬者不過乎
肉骨蓋以頥中梗塞之物亦不過乎肉骨也頥是
齒上下兩旁不是咽喉故可噬而嗑若咽喉中有
梗則不可噬而嗑死亡隨之矣聖人去讒邪強梗
之間只當在梗頥之時若待其梗咽喉則无如之
何矣此又噬嗑之餘意

䷕ 離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愚按伊川謂合則必有文賁所以次噬嗑也葢有物為間之時正在憂患如何與得文明之治今既

噬嗑而亨則人情物意通達和會可以興文明之治矣便如時君世主既已削平患難可以立制度興禮樂備典章文物便是不可苟合故受之以賁之意若既合了更不理會禮樂教化便是苟合而已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

能小利于進也

朱子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所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來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于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于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

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上下各主一事者葢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隂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于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

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二爻交變而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

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
剛居上柔在下損于上益于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
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
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
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
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
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
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

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朱子曰程傳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下分明卦不是旋取象後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往來上下

愚按伊川文剛文柔之說本王輔嗣而以先儒賁本是泰為非善乎文公云彖言剛柔往來上下皆

是就已畫成底卦上面取象說出所以本義既說
賁自損來自既濟來又說是節卦變則先儒云賁
本泰泰亦自說得葢泰上坤下乾陰陽正交今賁于
泰交中又交焉坤之柔下來六二以文乾之剛則
下卦陽質而陰章也乾之剛往升上九以文坤之
柔則上卦陰質而陽章也以文下逮居中得正故
極亨通以文上升無位失正故止獲小利內體文
明故可以攸往外體艮止不可尚往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一句無來歷先儒言上有剛柔相錯四字今缺義亦有然卦之六畫剛柔等而位序錯如日月之運行陰陽之代謝天文露焉卦之二體內離明而外艮止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內合交感之情外列森嚴之分人文露焉觀乎天文觀乎人文當看兩觀字此理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唯不加考察則不見其為文爾倘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

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無敢

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

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愚曰古人謂草木之文爲賁湯誥曰賁若草木山

有草木固已爲文而下又有火照燭之則其文著

明庶政離明也无敢折獄艮止也庶政雖明猶无

敢折獄何也蓋噬嗑之後王化方新亦不宜果敢

用刑只當修明庶政寛恤刑罰周禮刑新國用輕

典便是此意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子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于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

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舍車而徒行者于義不可以乘也

愚曰初九陽也居一卦之下有趾之象焉二以其陰施賁于趾乘車貢之至也然義有弗可則寧舍車徒行以從義蓋初之應四義也舍六二之車徒行以從五之正應所以賁吾趾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是之謂義初以徒步爲賁上以白賁爲无咎始

終懼其文飾而喪其實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子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

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于物者不能大變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

也動止唯繫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二之文明唯

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

與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愚曰此爻先儒以須為髭非也易以上為首初為尾正例也唯三居下卦之上亦得為角唯四居上卦之下亦得為尾變例也二在咸艮為腓在明夷為股非鬚之位若以賁趾為並則何不並濡如儲如哉須只當作須待之義賁之六爻以剛柔相錯為文初九六四相應而為文二與三五與六相近

而為文也今二以柔中之德與五无應須待九三與之俱起故曰與上興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須之義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

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則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愚曰九三居離之上文極矣又以陽居陽立乎二陰之間伏坎故賁而至于濡潤此文之潤色者然必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賁須當守以正大大凡

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象乃曰終莫之陵者蓋文士雖為人所愛亦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彩終為人所薄者以不正故也此爻教以永貞之吉者欲其文明以正正則文不勝質文質彬彬人莫之陵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

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于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讐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朱子曰皤白也馬人所乗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來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愚曰皤素貌四當位又與初為正應而疑初何也慮夫初之誘於車之飾以從二而初乃舍車而徒則非四之寇乃四之婚媾也此所以質素以交初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翰飛始雖遲疑終用其迅

決矣尚何尤焉嗟夫挽士以信不以疑以實不以文苟徒相與致飾于外而情實虧焉安能保其終合而无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

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愚曰丘園清高自樂之地謂上九也五无應于下而施賁于上故束帛戔戔束帛者五匹為一端三玄二纁戔戔者委積之象此賁賢之禮也然徒賁賢以致其文而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則賁賢之道有所未充故不免于吝然事當人心天下聞之得不有喜故雖吝終吉賁之世上下相交以成賁治四以大臣挽士所挽者初九舍車從義之

賢也五以大君而聘賢所聘上九潔白守道之賢也以不苟合之賢遇樂得賢之君此所以成賁治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子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没實耳

朱子曰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

此

愚曰白賁是所謂丘園之賢也居六爻之上而自
得其志白吾之白乃所以為吾之賁也尚文之世
非質无以救之故无咎昔孔子自占得此卦而不
懌門人問之孔子不荅葢孔子欲為東周興起文治
而此卦文明以止又小利有攸往又六爻如舍車
賁須皤如白馬白賁皆反于質此夫子所以不懌
也然夫子不能賁于一時而刪詩定書繫易作春

秋卒能貴于萬世要之斯文興喪皆天也非人所
能為也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